

谈一谈西施

茅盾：《关于历史和历史剧——从〈卧薪尝胆〉的许多不同剧本说起》（《文学评论》一九六一年第六期）

……

最后，我打算谈一谈西施。

把西施作为吴、越关系中一个起作用的人物，始于东汉人的著作。《吴越春秋·勾践阴谋外传》记越勾践因计倪之推荐而召大夫种问国家大事，文种进破吴九术，其四即为“遗美女以惑其心而乱其谋”。《史记·越世家》不载此事，但称越既灭吴，范蠡去越，遗书讽文种速退，种称病不朝，“人或谗种且作乱，越王乃赐种剑曰：‘子教寡人伐吴七术，寡人用其三而败吴。其四在子，子为我从先王试之。’种遂自杀。”又《货殖列传》谓“范蠡既雪会稽之耻，乃喟然而叹曰：‘计然之策七，越用其五而得意；既已施于国，吾欲用之家。’乃乘扁舟浮于江湖，变名易姓，适齐为鸱夷子皮，之陶为朱公，……十九年之中，三致千金。”照《史记》的记载，有七术之说而无具体内容。《史记·正义》引《越绝书》作九术，并列举九术之要领，其四曰“遗之好美，以荧其志”。（按今本《越绝书》作“遗之好美，以为劳其志”，据四部丛刊景印明刊双柏堂本。）此与《吴越春秋》所谓“遗美女以惑其心而乱其谋”，显然有所不同。“好美”涵义广泛，而“美人”则具体。《吴

《越春秋·勾践阴谋外传》又说：“得苧萝山鬻薪之女曰西施、郑旦，饰以罗縠，教以容步，习于土城，临于都巷，三年学服而献于吴。”而《越绝书·内经九术篇》亦谓“越乃饰美女西施、郑旦，使大夫种献之于吴王……”又《外传记地传》亦称“美人宫……今北坛利里丘土城，勾践所习教美女西施、郑旦宫台也。女出于苧萝山，欲献于吴，自谓东垂僻陋，恐女朴鄙，故近大道居。”（按《艺文类聚》八引《越绝书》，《太平览御》四七引孔晔《会稽志》，均作“勾践索美女以献吴王，得诸暨罗山卖薪女西施、郑旦，先教习于土城山。山边有石，云是西施浣纱石”。既与《吴越春秋》文字小异，与《越绝书》今本所刊亦不同。）这些东汉人的著作是把美人计主角西施说得来历分明的最早的资料。

……

对吴越关系极感兴趣的墨子，也提到西施，《亲士》篇在泛论“太盛难守”时，举例说：“是故比干之殪，其抗也；孟贲之杀，其勇也；西施之沉，其美也；吴起之裂，其事也。”这就大有文章可做了。西施何以被沉？据明杨慎《丹铅总录》，说他曾见《修文殿御览》引《吴越春秋》逸文，“吴亡后，越浮西施于江，令随鸱夷以终”。杨说如可信，那末，这里有值得注意之点三：一、把西施同越国联系起来的文字记载，最早见于《墨子》。二、暗示西施果然有灭亡国家的魅力，故越王在既已灭吴之后不敢留西施惹祸，浮之于江，让她和装她的革囊（鸱夷）同其命运。三、“鸱夷”这词儿，若照《墨子·亲士》原文“沉”字看来，应作革囊解；但是，如果照所谓《吴越春秋》逸文看来，也可以把“鸱夷”当作范蠡去越后的外号（按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谓范蠡变名易姓，适齐为鸱夷子皮，《索隐》引韩子云鸱夷子皮事田成子，以为即范

蠡)，“令随鸱夷以终”，也就是后来的范蠡挟西施泛五湖去越的传说的来源。

单举西施之美，还有《孟子·离娄下》：“西子蒙不洁，则人皆掩鼻而过之。”

贾谊《新书·劝学篇》：“夫以西施之美而蒙不洁，则过之者莫不睨而掩鼻。”而《淮南子·修务训》亦云：“今夫毛嫱、西施，天下之美人，若使之衔腐鼠、蒙蝮皮、衣豹裘、带死蛇，则布衣韦带之人过者，莫不左右睨而掩鼻。”此皆本孟子，仅极言西施之美而已。

又陆贾《新语》：“故良马非独骐骥，利剑非唯干将，美女非独西施，忠臣非独吕望。”此亦只举西施是美妇人的典型例子。

诸暨苧萝村

郁达夫

十一月十一日，星期六，晴朗如前。

昨夜因游倦了，并去诸暨城隍庙国货商场的游艺部看了一些戏，所以起来稍迟。去金华的客车，要近午方开，八点钟起床后，就出南门上苧萝山去偷闲一玩。出城行一二里，在五湖闸之下，有一小山，当浦阳江的西岸，就是白阳山的支峰苧萝山，山西北面是苧萝村，是今古闻名的美人西施的生地。有人说，西施生在江的东面金鸡山下郑姓家，系由萧山迁来的客民之女，外祖母在江的西面姓施，西施寄住在外祖母家，所以就生长在苧萝村里。幼时常在江边浣纱，至今苧萝山下，江边石上，还有晋王羲之写的“浣纱”两字，因此，这一段江就名作浣纱溪。古今来文人墨客，题诗的题诗，考证的考证，聚讼纷纭，到现在也还没有一个判决，妇人的有关国运，易惹是非，类都如此。

苧萝山，系浣纱江上的一枝小山，溪水南折西去，直达浦江，东面隔江望金鸡山，对江可以谈话。苧萝山上进口处有“古苧萝村”四字的一块小木牌坊，进去就是西施庙，朝东面江，南面新建一阁，名北阁，中供西施石刻像一尊。经营此庙者，为邑绅清孝廉陈蔚文先生，庙中悬挂着的匾额对联石刻之类，都是陈先生的手笔。最妙者，是几块刻版的拓本，内载乱盘开沙时，西施降坛的一段自白，辩西施如何的忠贞两美，与

夫范蠡献西施，途中历三载生子及五湖载去等事的诬蔑不通。庙前有洋楼三栋，本为图书馆，现在却已经锁起不开了。

管西施庙的是一位中老先生。这位先生，是陈氏的亲戚，很能经营。陪我们入座之后，献茶献酒，殷勤得不得了；最后还拿出几张纸来，要我们留一点墨迹。我于去前山看了未完成的烈士墓及江边镌刻有“浣纱”两字的浣纱石后，就替他写了一幅对，一张立轴。对子上联是定公诗“百年心事归平淡，”下联是一句柳亚子先生题我的《薇蕨集》的诗，“十载狂名换芋萝。”亚子一生，唯慕龚定庵的诡奇豪逸，而我到此地，一时也想不出适当的对句，所以勉强拉拢了事，就集成了此联。立轴上写的是一首急就的绝句：

五泄归来又看溪，浣纱旧迹我重题；

陈郎多事搜文献，施女何妨便姓西。

暗中盖也有一点故意在和陈先生捣乱的意思。

玩芋萝山回来，十一点左右上杭江路客车，下午三点前，过义乌。车路两旁的青山沃野，原美丽得不可以言喻，就是在义乌的一段，夕阳返照，红叶如花，农民驾驶黄牛在耕种的一种风情，也很含有着牧歌式的画意；倚窗呆望，拥鼻微吟，我就哼出了这样的二十八字：

骆丞草檄气堂堂，杀敌宗爷更激昂，

别有风怀忘不得，夕阳红树照乌伤。

骆宾王，宗泽，都是义乌人。而义乌金华一带系古乌伤地，是由秦孝子颜乌的传说而来的地名。

下午三点过，到金华，在金华双溪旁旅馆内宿，访旧友数辈，明日约共去北山。

（选自郁达夫《履痕处处》中《杭江小历程纪》，现代书局一九三四年版）